

# 存世的三张明朝“免死铁券”

李文君

## 明代的铁券制度

铁券的首创权属于汉高祖刘邦。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带着一帮穷哥们儿，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经过十多年的打拼，爬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兑现自己当年和弟兄们共保富贵的庄严承诺，他给亲近的功臣们颁发了免死铁券，在坚硬的铁铸券书上用丹砂写下这样的誓词：“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爱及苗裔。”意思是说：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即使滔滔的黄河水变成一条窄窄的带子，巍峨的泰山变成一块小小的磨刀石，除非犯有谋大逆造反的罪名，功臣及他们的子孙可以凭“铁券”免死若干次，这就是最早的“丹书铁券”。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唐朝以后，人们就不再用丹砂书写，而是采用嵌金的办法，把券文条款铸成金字，嵌入铁券。

汉朝以后，铁券制度时用时废，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一直没有形

成程式化规范化的制度。这其中，以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铁券最为有名。

明朝建立后，布衣天子朱元璋面临着封赏功臣这一现实问题。在明朝以前，可供朱元璋参考的处理君臣关系的模式，无外乎刘邦的血腥屠杀和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两种典型方式。为了保恤功臣，实现“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的最佳君臣关系模式，朱元璋决定“以再生报之”，借鉴历史上君主给功臣颁赐铁券的做法，给那些与他一起出生入死，为朱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颁授免死“铁券”。

明代金书铁券共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二等，侯爵分为三等，伯爵分为二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明史·舆服志四》记载：“功臣铁券……其制如瓦，第为七等。公二等：一高一尺，广一尺六寸五分；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三等：一高九寸，广

一尺五寸五分；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以此为基准换算成今天的尺寸，现存世的三张明朝“免死铁券”中，朱永保国公铁券高九寸五分强，广一尺六寸强，是二等公爵券；朱永抚宁侯铁券高九寸强，广一尺五寸强，是一等侯爵券；李文铁券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属于二等伯券，是七等铁券最低的一等。李文的义父李英之父李南哥元末为西宁州同知，是元朝降将，给他的义孙李文二等伯爵，符合明朝安抚边疆的政策。

从存世的明代铁券券文来看，它们的主要内容有五个部分：颁赐铁券的时间，获赐铁券者的官职、爵位，获赐铁券者的功勋，皇帝承诺的免死次数，对获赐铁券者的勉励之词。

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开始，朱元璋先后兴起胡惟庸、蓝玉党案，大肆杀戮功臣，功臣手中的“誓书铁券”顷刻间成为废铁一块，对大赐特赐“铁券”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其实，在封建专制政体不断强化的明朝，铁券规定的豁免特权完全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意志，在不损害明王朝家天下统治的这一“绝对原则”的前提下，持有铁券的功臣可以触犯一般刑律而无所顾忌，一旦功臣们的行为侵犯到皇家利益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统治，铁券的豁免特权即消失殆尽。皇帝随时可用谋反罪将其处以极刑，甚至可以连其族人都

一并斩草除根。事实上，在封建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完全法制化，铁券制度亦不例外。前朝君主所赐铁券中恩惠的承诺，因后代君主的个人喜好或特殊的政治要求，经常会失效。

虽然明代曾向功臣们颁赐过大批金书铁券，但留存至今的明代铁券却寥寥无几。除本文提到的三张明代铁券外，据说还有河南西平县的宋国公冯胜的后裔保存了洪武年间赏赐给冯胜的铁券，甘肃临洮县会川伯赵安的后人也保存有正统年间赏赐给赵安的铁券。

### 朱永铁券

抚宁侯铁券，高27.5厘米，宽44.5厘米，面刻文21行，行14字，连抬头16字，现藏故宫博物院。凸面诰文如下：

维成化五年，岁次己丑，五月甲申朔越二十四日丁未，皇帝制曰：人臣能内秉忠诚、外奋智勇而建奇伟之功者，在国家必有高爵重禄，以褒德酬劳，而申至公于天下焉。尔抚宁侯朱永，生当勋阀，心蕴甲兵，器量恢弘，智谋通变。祇事先帝，竭股肱心膂之诚；辅翼朕躬，膺方叔召虎之寄。往者，荆襄寇扰，命尔总兵，统藩汉马步之师，涉湖广河南之界，奋其将略，捣彼贼巢，僭逆削平，善良安堵。论功行赏，已进侯封，重念贤劳，特颁恩数，是用授尔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



朱永抚宁侯铁券

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抚宁侯，食禄一千一百四十石，子孙世袭伯爵。仍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外，其余杂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尔功。吁乎！忠孝固臣子事上之诚，爵禄实国家逮下之典。尚愈勤于志虑，思益树于勋庸。朕既不忘尔功，尔尚毋忘朕训。往惟励翼，服此休嘉。

凹面记赦免内容：

本身，一犯死罪，减禄五分；二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給。子，一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給。

边角上刻一“右”字。

保国公铁券，高29.5厘米，宽53.5厘米，面刻文22行，行12字，连抬头14字，现藏故宫博物院。凸面诰文如下：

维成化二十三年，岁次丁未，六月己巳朔越二十五日癸



朱永保国公铁券

巳，皇帝制曰：德隆辅道，功著戡平，则朝廷必有旌封之典以锡之，实本于至公，而非由私昵也。咨尔太子太傅奉天翊卫宣力佐理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保国公朱永，赋资醇厚，禀性端良，明克决机，尝临敌而制胜；才堪任重，屡受命以树勋。遏狄寇而河套以清，平建虏而边陲载靖。因功进（晋）爵，揆德授官，是用加尔太傅兼太子太师，奉天翊卫推诚宣力佐理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右柱国，保国公，食禄二千石，子孙世袭。仍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外，其余杂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吁戏！爵禄所以报功，固致之难而保之不易；忠诚所以奉国，必行之力而守之弥坚。尔尚懋懋，光我训辞。钦哉。

凹面记赦免内容：

本身，一犯死罪，减禄五分；  
二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給。子，一  
犯死罪，禄米全不支給。  
边角上刻一“右”字。

朱永（？～1496年），字景昌，河南夏邑人。曾祖父朱日明因触犯刑律被发配至北平，后遂隶籍北平。祖父朱真投身行伍，成为分封于北平的燕王朱棣的亲兵，在“靖难之役”中立下战功，被封为中都留守司指挥僉事。父亲朱谦，长期在宣府（今河北宣化）统兵防边，以战功封抚宁伯。（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五）

朱永被封为抚宁侯，是因为平定了荆（州）、襄（阳）一带的流民起义。成化元年（1465年），荆、襄一带的流民刘通（刘千斤）、石龙（石和尚）率众起义，朱永与工部尚书白圭前去镇压。进军到南漳（今湖北南漳县）时，朱永因病，率一小部分人就地驻扎养病。白圭继续率兵前进，结果大胜义军。朱永在去和白圭汇合的途中，正好遇见战败的刘通之子刘聪，乘势杀之，后又生擒刘通，将其押解回京正法。为此，明宪宗特进朱永为抚宁侯，并赐誓书铁券。

随后，朱永以将军的身份镇守延绥镇（治所在今陕西榆林）这时正是蒙古各部分纷纷南下，向河套地区渗透的高峰时节。据《明史·朱谦附朱永传》记载：成化六年（1470年），朱永在苏家寨击败了寇边的蒙古首领阿罗出，斩首一百有六，获马牛数千；成化十七年（1481年），朱永出师大同，

击溃蒙古太师亦思马因；成化十九年（1483年），朱永督兵，出师大同，击溃入犯的蒙古小王子（小王子是明朝人对蒙古大汗的称呼，此小王子为达延汗）。这就是保国公铁券里提到的“遏狄寇而河套以清”的功劳。成化十五年（1479年），建州女真首领伏当加纠集人众入犯辽东，朱永奉调往讨，拜靖虏将军，以太监汪直为监军，结果“破其营五百余所，焚庐舍两千余间，获马及军械倍之，永由是进封保国公”（黄榆：《双槐岁钞》卷九《建州女直》）。这就是保国公铁券里提到的“平建虏而边陲载靖”的功劳。因此两件边功，朱永被封为保国公，赐誓书铁券。

朱永为人谦和，有长者之风。张萱的《西园见闻录》卷六十四记载：朱永执掌京城神机营时，举荐久在甘肃边镇任职的定襄伯郭登回京与自己一起治军。有人劝他说：以郭登的资格，绝不是甘当副手的人选，您难道推荐他回来当您的顶头上司吗？朱永不以为然，他想到的只是郭登能为国家统领好神机营，谁当一把手都无所谓。因此，他深得成化帝的信任，一生先后八次佩带大将军的印信。有皇帝的宠信，朱永不免有些自满。一次，他滥用职权，让手下的士兵出劳力，给自己翻修府邸。宫里有一位叫阿丑的宦官名伶听说了此事，决定戏耍一下这位新进的国公。一天，阿丑在给成化皇帝演戏时，扮的是汉朝的张良。阿丑出场念白：吾张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成化帝觉得奇怪，就

问:都说是西楚霸王带领八千子弟兵渡江,怎么今天变成了六千,错了不是?阿丑字正腔圆地答道:要说那两千么,都在保国公府上服劳役呢!成化皇帝听后,只是付之一笑,并没有责怪朱永。誓书铁券发挥了作用,帮朱永过了这一关。当然朱永也知趣,知道这是皇帝给的面子,他随后就悄悄地终止了府第的改造,将出劳力的士兵遣回兵营。(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七)朱永在弘治九年(1496年)去世,被追封为宣平王,谥武毅。他的儿子朱晖、孙子朱麒、曾孙朱岳都是明朝的大将。

明朝受赐铁券的功臣,其封号分为四种:“佐太祖定天下者,曰开国辅运推诚;从成祖起兵,曰奉天靖难推诚;余曰奉天翊运推诚,曰奉天翊卫推诚。武臣曰宣力武臣,文臣曰守正文臣。”(《明史·职官五》)抚宁侯铁券称朱永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保国公铁券称朱永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佐理武臣”,都属于封号的第四种。下文提到的高阳伯铁券称李文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也属于武臣的第四种封号。

明代的铁券分为二通,一副颁给受封大臣,一副贮存于朝廷之内府,需要赦免时两副合一才能生效。和战国时期调兵所用的“虎符”类似。万历《明会典》卷六记载:“凡功臣铁券……左右各一面,右给功臣,左藏内府。”《明史·职官志》记载:铁券的券文由翰林起草,中书舍人书写,铁券的保管、勘验则由内廷宦官机构

中的印绶监掌管。朱永二铁券和下文提到的李文铁券上面都刻有“右”字,都是藏在受封者家中的那副铁券。

据刘官谔先生《明宪宗赐朱永铁券考》(见《史学年报》第二卷第四期)一文记述:此两券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的,嘉庆、道光以来即藏在实录库。嘉庆十二年(1807年)内阁满本堂《元亨利贞四柜书籍物件库贮档》记载:“亨字第二柜上格,着色历代功臣像三十七页一包……下格,铁券二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三月内阁满本堂《元亨利贞四柜库贮总档》记载:“第二柜贤臣图像四十一页……铁券二个。”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内阁大库《尊藏一切细物档》记载:“亨字柜古公辅遗像三十像一册……铁券二个。”此两通铁券,至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文献馆整理大库档案时,仍存于实录库原处,今天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至于朱永后裔手中的二通铁券是如何被清宫收藏的,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李文铁券

李文铁券,生铁质,半弧形覆瓦状,左右长37.5厘米,上下高21.2厘米,厚0.25厘米,重1300克,现藏青海省档案馆。凸面镌明英宗诰命制文,共206字,阴文嵌金,分17行,行13字,每字大1平方厘米。文曰:

维天顺二年,岁次戊寅,三月戊子朔越十八日乙巳,皇帝制曰:国家于武臣之有劳绩者,必封爵以贵之,此报功功能之圣典

也。尔右军都督府右都督李文，负资忠义，秉志纯良，将略素娴，战功克著。兹朕复位之初，受以边防之寄，因胡虏之侵犯，遂克敌以成功。顾兹茂勋，宣隆恩典，特封尔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高阳伯，食禄一千石。仍与尔誓：除谋逆不宥外，其余若犯死罪，免尔本身一次，以酬尔勋。吁戏！爵禄有加，用尽报功之义；忠勤不替，方资事上之诚。朕既不忘尔勋，尔亦毋忘朕训，往励尔节，益懋徽猷。钦哉！



李文铁券

凹面竖排1行，共10字：“若犯死罪，禄米全不

支给。”右上角还刻一“右”字。  
李文(1405~1489年)，字孟华，号尔雅，明代大将，青海西李土司始祖，祖先系西突厥沙陀部下，原姓朱邪，因军功被唐朝赐李姓，籍贯在陕西华阴县，与青海民和土司会宁伯李英同宗，少年时随父投靠李英。李文继承祖上武功，从小善于骑射，跟随李英出征，多有战功，后被李英认作侄子。他有多年在西北地区生活的经历，熟悉边疆民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在宣德年间累官至都指挥使。“土木之变”后，朝廷檄调各地健将入京防卫，李文亦被调入北京。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当了七年多太上皇的明英宗复位，对“夺门”有功者授

以勋爵。其时，李文并未参与其事，但是亦被冒为夺门迎驾有功者，升为右军都督府右都督，随即又佩征西前将军印，充总兵官，出镇大同。同年六月上旬，蒙古骑兵两千多人入犯大同镇西边的威远卫(今山西右玉西南)，李文率兵出击，生擒杀伤数十人，夺得军械马匹无算。捷报入京，明英宗

很高兴，于次年即天顺二年三月，封李文为“高阳伯”，俸禄一千石，赐誓书铁券。

李文领受铁券后，继续任大同总兵，与游击将军石彪一起镇守大同。此时，李文很受明英宗赏识，仅天顺元年一年内，明英宗写给他的亲笔信就有十几封。石彪是在

“夺门之变”中立了大功的石亨的侄子。天顺三年(1459年)，石亨、石彪叔侄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招监入狱。明英宗决心清除石氏余党，追究依附石氏升官和冒“迎驾夺门”之功的人员。李文虽与石彪共事，又是冒“夺门迎驾”之功的人员，可英宗因其镇守大同重地，又非石亨从党，所以没有追究，命其继续在大同防御蒙古。天顺四年(1460年)八月，蒙古喀喇沁部李来分兵三路入犯大同，李文玩忽职守，防卫失当，致使蒙古兵突破沿边防线，深入到雁门关附近的山西应县、代县一带。明英宗下诏将李文下到锦衣卫大狱。军官严重失职，按律当斩，但明英宗念其旧功，免

其死罪，削伯爵，降为都督僉事。李文犯错误后未被杀头，这里边有其免死铁券的功劳。

此后，李文又先后在陕西绥德、甘肃酒泉一带防御蒙古和吐鲁番。成化十一年（1475年），年届七十高龄的李文致仕，回到西宁，安度晚年。弘治二年（1489年）十二月去世，终年84岁。

正德元年（1506年），朝廷追念李文的功劳，仍追赠其为“高阳伯”。因李英的后裔繁衍生息于青海乐都、民和地区，世袭土司，史界称之为“东李土司”。李文被封为“高阳伯”后，其后裔在今西宁地区世袭土司，被称为“西李土司”。李文的后代一直世袭土司一职，直到1931年土司制度废除，历明、清两朝，传承了18代。最后一任西李土司为李沛霖。李文的铁券一直由其后代保存。1986年4月，《青海日报》记者辛光武、西宁市文联干事谢承华二人到西宁市郊区三其村“采风”，发现了由时年61岁的农民、李氏后裔李永蔚老人所珍藏的李文铁券，铁券虽历经风雨沧桑，但仍完整无损。同年5月，铁券交由青海省档案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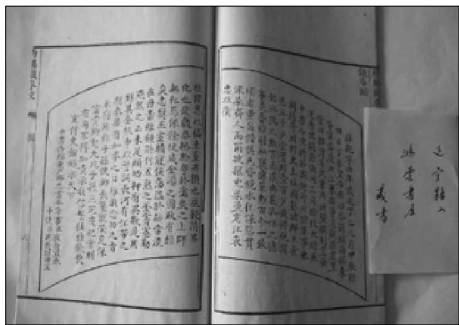
### 钱鏐铁券

据钱鏐后裔、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阅古》记载：钱氏铁券“其形如瓦，高今一尺九寸，阔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盖熔铁而成，镂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剥

蚀者已十之三四矣。铁色如墨，并无锈烂，而金书灿然，光彩射目，尚如新制”。合今尺寸，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41厘米。

元朝黄岩人陶宗仪曾在同乡钱氏后人钱鏐家目睹铁券，他在《南村辍耕录》卷十九中抄录了铁券全文：

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使持节润越等州诸军事，兼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百户钱鏐，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贯，涂染齐人。而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慰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瓯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间，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褒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版，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唐赐铁券考》书影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的权威下降，对地方节度使的依赖越来越多，皇帝就依靠颁发铁券的方式来笼络、安抚地方势力。钱镠为维护法统，领兵平定了自己的前上司、公开僭越称帝的董昌，因而受到唐昭宗李晔的嘉奖，授誓书铁券。钱镠在得券后10年，受后梁封为吴越王，铁券也就一直珍藏于吴越国宫中。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镠之孙钱弘俶遵照乃祖“善事中国，弗废臣礼”的训导，审时度势，将所辖十三州、八十六县、五十五万零七户、十一万五千卒，“纳土归宋”，实现和平统一。钱弘俶迁汴梁后，铁券也随之进入其开封府邸，还先后进呈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御览。北宋末年，嫡嗣钱忱随宋室南迁，徙居浙江黄岩，诗人陆游还专程到钱家观赏过它。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蒙古兵南下时，钱氏后裔带着铁券躲避，兵荒马乱中，携带铁券的人罹难，铁券亦不知所终。60年后，一个渔人在黄岩的一个池塘内打渔时，将铁券网了上来。渔人以为是得了什么金玉宝物，试着用斧子去砍了一下，结果发现是块铁皮，很是失望，随手把它

丢在了一边。一个乡村塾师和渔人住街坊，便以废铁的价钱把铁券从渔人手里买了过来，钱氏后人又从塾师手中以十斛谷的价钱将其换回。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大封功臣，“议为铁券，而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钱允一有家藏吴越王钱镠唐赐铁券，遂遣使取之，因其式而损益焉”。朱元璋亲自召见携带唐券的钱镠十五世孙钱尚德，并“与丞相定国公李善长、礼部尚书牛亮、主事王肃观之，镂木为式”，以便仿造。乾隆皇帝御览铁券后，亲题《观铁券歌》以赐钱氏。歌云：“表忠观永祀钱塘，铁券却在台州藏。久闻其名未睹物，秋卿同族今呈将。铸铁如瓦勒金字，乾宁岁月犹存唐。皇帝若曰咨尔钱镠，董昌僭伪为昏狂。披攘凶渠定江表，浸清羸泰保余杭。用锡金版永延祚，克保福贵荣宠长。恕卿九死子三死，承我信誓钦毋忘。徒观剥蚀字漫漶，铁犹如此人何方。龙门致诮带砺誓，赵宋转眼为新王。俊杰识时有弗较，善存桑梓功斯良。其时铁券固不出，南迁后出方彊笏。作歌装匣付珍奔，所嘉谢表仍谦光。”此后，铁券转藏浙江临海白石山下的钱文川家。钱氏子孙专门造了三间“铁券楼”，由族人轮流守护。新中国成立后，钱氏后裔将铁券献给国家，先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浙江文管会又将其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

作者单位：《紫禁城》编辑部